[英] 安德鲁·斯卡尔 / 著

经雷 / 译

一部关于精神错乱的文化史

Honorable Mention for the 2016 PROSE Award i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One of Kirkus Reviews' Best Nonfiction Books of 2015 in History
One of the New York Post's Favorite Books of 2015
One of Paste Magazine's 30 Best Nonfiction Books of 2015

MADNESS IN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Insanity, from the Bible to Freud, from the Madhouse to Modern Medicine

文明中的疯癫

ANDREW SCULL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MADNESS IN CIVILIZATION

从《圣经》到弗洛伊德，从驱魔术到催眠术，从贝瑟兰姆到维多利亚时期收容所，从伦勃朗到现代医学，安德鲁·斯卡尔引领我们从上古走到当下，探索了疯癫的表现形式与含义，疯癫带来的挑战与后果，以及我们所采取的各种应对措施。从歌剧、小说到素描、油画，精神错乱也为各种艺术形式带来了深远影响。

A Cultural History of Insanity, from the Bible to Freud, from the Madhouse to Modern Medicine

一本精彩纷呈的书，内容有趣，文笔优美，有着斯卡尔一贯的热忱与博学。

——《美丽心灵》作者西尔维娅·娜萨

有趣、学术性强、引人深思……任何对这“最孤独的病症”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

——《当代医学困境》作者、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查尔斯·罗森博格

让人着迷不已……这是该领域的百家争鸣的一部力作。

——《医学史自学读本》主编、伦敦大学学院医学史荣休教授威廉·F.贝纳德

一部无所畏惧的学术大作……精炼而悲悯。

——《女性疾病》作者、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凯瑟琳·奥古尔特

精彩，微烈，饶有趣味……对过心理医生的人一定要看！

——《药》作者埃克·维滕布恩

斯卡尔博士是当今世界最具盛名的精神病学史学家之一。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给这样一部著作注入如此的神采。此书涵盖之广无出其右，是几十年一遇的倾心之作。

——《医药大决战》作者、埃克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戴维·卡利

ISBN 978-7-5201-5726-1

甲骨文官方微信

定价：86.00 元

文明中的疯癫

一部关于精神错乱的文化史

ANDREW SCULL

〔英〕
安德鲁·斯卡尔 / 著
绍雷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中的疯癫：一部关于精神错乱的文化史／（英）安德鲁·斯卡尔（Andrew Scull）著；经雷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5

书名原文：Madness in Civilization：A Cultural History of Insanity，from the Bible to Freud，from the Madhouse to Modern Medicine

ISBN 978-7-5201-5726-1

Ⅰ.①文… Ⅱ.①安… ②经… Ⅲ.①世界史-文化史 Ⅳ.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29573 号

文明中的疯癫

——一部关于精神错乱的文化史

著　　者／［英］安德鲁·斯卡尔（Andrew Scull）
译　　者／经　雷

出 版 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李　洋　钱家音
文稿编辑／朱露茜　何　铮

出　　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17.375　插 页：1　字 数：393 千字
版　　次／2020 年 5 月第 1 版　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201-5726-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6-1139 号
定　　价／8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MADNESS IN CIVILIZ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ames & Hudson Ltd, London,

Madness in Civilization© 2015 Andrew Scull

Designed by Karolina Prymaka

This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China 2020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hinese edition © 2020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A Cultural History of Insanity,
from the Bible to Freud,
from the Madhouse to Modern Medicine

本书获誉

安德鲁·斯卡尔写疯癫史的举重若轻，我们早有了解。在这部令人着迷的大作中，我们得以纵览千百年来理性对非理性的认知与处置。在丰富有力的图片配合下，他带领我们从古希腊，早期基督教、伊斯兰教出发，经由科学、世俗化和弗洛伊德，抵达当下的脑科学与药典。全书讲述的是一个满怀善意但时有贪念的故事。就疗法展开的几场学术之争远比病人还要疯狂。历经两千年的摸索，我们仍然说不清今天的生化收容是否就比先前的实体收容设施更理想。最好的历史就是这样，在细节中焕发光彩，对一个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课题充满热情。

——丽莎·阿皮尼亚内西（Lisa Appignanesi），《疯、坏、悲——1800年至今的女性和心灵医生历史》和《激情的审判——因爱与疯癫而犯下的罪行》作者

一本精彩纷呈的书，内容有趣、文笔优美，有着斯卡尔一贯的热忱与博学。《文明中的疯癫》探究了古代与中世纪社会如何应对精神病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有了脑成像和精神药物，现代精神病学依然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

——西尔维娅·娜萨（Sylvia Nasar），《美丽心灵》作者

一部有趣、学术性强、引人深思的历史著作，记载人类如何理解和控制这种被我们称为疯狂的行为。像这样学养与易读性兼备的书并不多见，任何对“最孤独的病症”感兴趣的人都值得读一读。

——查尔斯·罗森博格（Charles Rosenberg），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当代医学的困境》作者

安德鲁·斯卡尔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在疯癫史方面学识最渊博的历史学家，而且他在表述上的浅显易读更是无人能及。在这本权威新作《文明中的疯癫》里，他给出了一种既具洞察力又不乏批判的全景视野。他文笔凝练，援引了大量文化和临床资料，这是一个伟大而悲壮的故事。

——帕特里克·麦格拉斯（Patrick McGrath），《收容所》作者

安德鲁·斯卡尔是英语世界首屈一指的精神病学史学家，这本书全面展现了这一点。在进行了从古到今的广泛调研后，斯卡尔剖析了疯癫对各历史时期和地域的社会的意味。他的文字充满热情又不乏幽默，尤擅摘选尖刻犀利的引语或切题的故事，让读者直呼过瘾。这是该领域的行家给出的一部力作。

——威廉·拜纳姆（William Bynum），伦敦大学学院医学史荣休教授，《医学史百科读本》主编

一部无所畏惧的学术大作，从古代宗教、医学和神话，到当代神经科学和精神药物学，本书对疯癫理论和处置方式的历史嬗变给出了精妙陈述。除了展现作家、画家和作曲家如何从疯癫中汲取灵感，斯卡尔还提出，非理性在象征形式上的变迁

是其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一部精炼而悲悯的著作。

——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女性疾病》作者

斯卡尔博士是当今世界最具盛名的精神病学史学家之一。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给这样一部著作注入如此的神采，可以同时吸引普通读者和学界中人，保持这样一种平衡和匀称——无论对该领域有没有预先的了解，你都能感受到这点。此书涵盖之广无出其右，是几十年一遇的倾心之作。

——戴维·希利（David Healy），班戈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医药大决战》作者

《文明中的疯癫》是一本精彩、激烈、饶有趣味的书，叙述了古往今来社会对精神病人的处置与苛待。安德鲁·斯卡尔的书充满稀奇古怪的细节和令人胆寒的事实，对医学在疯癫这道难题上的一筹莫展做出了有新意和有说服力的观察，这是一个困扰和塑造了人类两千年文化的问题。去看过心理医生的一定要看！

——德克·维滕伯恩（Dirk Wittenborn），《药》作者



致　谢

从很多方面讲，《文明中的疯癫》是我研究疯癫史四十多年的成果。这段时间里有太多人给予我太多的帮助，恐难一一提及。此外，为了少一些妄自尊大的断论，势必需要受惠于无数其他学者的工作——其中一部分已通过书中注释与参考文献做了说明，尽管那远不足以表达我的谢意。

然而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一些人的情谊与慷慨让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表达感谢。这只言片语自然无法与他们的帮助相提并论，但我还是想感谢五个人，他们通读了书稿，给出了详尽的评论和修改意见。威廉·拜纳姆（William Bynum）在医学史方面的学识少有人能及，他多次让我避免铸成大错，此外还给予了我迫切需要的鼓励。我的朋友斯蒂芬·考克斯（Stephen Cox）和艾米·福里斯特（Amy Forrest）对本书的每一章节都做了仔细而专注的审读。他们在文体与内容方面给出了犀利的建议，并且毫不客气地指出我的错误，或者我的论证迷失了方向，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我在泰晤士与赫德逊出版社（Thames & Hudson）的编辑科林·里德勒（Colin Ridler）是每一个作者做梦都想要的那种出版人士，他积极、得力，对本书充满热情。他的同事莎拉·沃农－亨特（Sarah Vernon-Hunt）也对我的终稿进行了无比细致与专注的编校，她在编辑实务上的卓绝水准让我受益良多。这些审读人都清楚我有固

执的一面，他们的明智建议有许多我接受了，但有时候我也会拒绝。因此，尚存于本书中的蓄犯疏忽之误，绝对不是他们的责任，而我在书中若留下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倒在相当程度上要拜他们所赐。

还有一些人审读了本书相当一部分章节，或是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我的各种问题。我想特别感谢姐夫迈克尔·安德鲁斯（Michael Andrews）、我的同事及朋友艾米莉·鲍姆（Emily Baum）、乔伊·布拉斯洛夫（Joel Braslow）、海伦·拜纳姆（Helen Bynum）、科林·盖尔（Colin Gale）、杰拉德·哥罗布（Gerald Grob）、米利亚姆·格罗斯（Miriam Gross）、戴维·希利（David Healy）、约翰·马里诺（John Marino）和铃木晃仁（Akihito Suzuki）。此外我还需要对促成我写作与出版本书的几家机构表达感激之情。加州大学学术评议会多番提供经费，让我可以遍览存于各地的文献——对一个关注疯癫历史的人而言，这份援助的价值难以估量，因为尽管南加州素有怪人云集的美誉，但我所倚仗的主要资料源大多不在这里。多年以来，由古根海姆基金会、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美国哲学学会、英联邦基金、普林斯顿大学谢尔比·卡勒姆·戴维斯历史研究中心提供的经费和支持，以及两项加州大学校长人文研究奖学金，为我的研究解决了大部分资金问题。这是我格外感激的，因为无论在总体还是细节上，此前多年在档案馆里的劳作，对本书的综述性研究都是有帮助的。

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英国的泰晤士与赫德逊出版社有一个团队在勠力协助本书的出版筹备工作，包括设计、生产和营销等，他们将我那些浮皮潦草的文字和图片变成一本赏心悦目的书，我对他们表示感谢。我尤其还要感谢的是图片编辑宝

琳·胡博纳（Pauline Hubner），她帮我寻找并获取图片的使用授权，这对丰富和强化本书的文字和分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北美方面，由我十分尊敬的彼得·多达蒂（Peter Dougherty）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再一次出版我的书，我感到非常荣幸。作为一家严肃学术出版机构的负责人，彼得是这一领域的楷模，并且他也投入了很深的个人情感来推进本书的出版。我还要感谢《精神病学历史》以及在期刊任职多年的编辑赫尔曼·贝里奥斯（German Berrios），感谢其允许我重印最初发表在25周年纪念刊上的一些文字，这部分内容已被纳入本书第十一章。

我热爱写作，本书题献已经表达了我对妻子南希的感激，是她给我创造了条件，让我可以多年来一直这样写下去。更重要的是她几十年的爱和友谊，这份亏欠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此外，有孙辈的人都知道他们会带来何等的欢乐，本书也献给南希和我此前有幸相识的人，以及将来我们会珍视的所有人。

安德鲁·斯卡尔

于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

目　录

致　谢 …… 001

第一章　直面疯癫 …… 001
第二章　古代世界的疯癫 …… 009
第三章　黑暗与黎明 …… 046
第四章　忧郁与疯癫 …… 082
第五章　疯人院与疯大夫 …… 126
第六章　神经与神经质 …… 165
第七章　大禁闭时代 …… 195
第八章　退化与绝望 …… 237
第九章　半疯之人 …… 282
第十章　令人绝望的诊治 …… 308
第十一章　一段意味深长的插曲 …… 347
第十二章　一场精神病学革命？ …… 393

注　释 …… 449
参考文献 …… 491
插图来源 …… 503
索　引 …… 506

第一章　直面疯癫

文明中的疯癫？疯癫难道不应当是文明的对立面吗？毕竟启蒙思想家们说过，人与兽的分别就在于人有理性（Reason）的官能。若果真如此，无理性（Unreason）就越过了这道界线，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从文明转为野蛮的条件。这样看来，疯癫并不在文明之中，而是全然归于文明之外，两者格格不入。

然而，细想之下，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吊诡的是，疯癫并非只是与文明保持对立，也不仅存于文明的边缘。恰恰相反，它一直是艺术家、戏剧家、小说家、作曲家、神学家、医学家和科学家关注的一个中心课题，更何况它几乎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要么是我们自己遭遇理性和情感的困扰，要么是我们的亲人和朋友。也就是说，疯癫并不在文明之外，它是文明不可磨灭的一部分，这一点非同小可。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这个问题会不断侵入我们的意识。这样一来，它就是临界的，同时又是非临界的。

疯癫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话题，它的神秘至今仍令我们困惑不已。丧失理性，决绝于一个其他所有人都自以为身处其中的符合常理（common-sense）[1]的世界，陷入足以粉碎心智且令某些人难以自拔的情感淆乱：虽然我们归属不同文化，但这些体验是千百年来为人类所共有的。精神错乱在人类的想象中挥之不去。它既迷人，又可怕，很少有人能对它的恐怖无动

于衷。它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对现实的把握有时是多么靠不住。它挑战了我们所理解的人之为人的极限。

11 我要写的主题是“文明中的疯癫”。两者的关系，以及它们复杂而多义的互动，是我想在本书中探索和阐明的。为什么用“疯癫”这个词？它闪烁着时代错置的意味，甚至含有一种对他人苦痛的漠视——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要称这些苦痛为“精神疾病”（mentally ill），或者更糟的是，这是在选用一种诬蔑和侵犯性的措辞。将更多的苦难累加在疯者身上，给已经加诸他们身上几个世纪的污名再添上几笔，都远非我的意图。心智的丧失给受害者、他们的亲人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的痛苦和折磨，是任何面对这一课题的人都不应忽视的，更不能贬低其重要性。这其中包含着最为深重的几种人类苦难形式：悲伤、孤立、隔绝、折磨以及理性和意识的消亡。那么，为什么我再一次地且更坚决地避用柔和一些的字眼——比如精神疾病或精神困扰——而是刻意使用如今被我们认定为刺眼的“疯癫”一词呢？

精神病学家已经被我们认定为精神病理学这个神秘领域的专家，在他们看来，使用这样的词通常是一种挑衅，一种对科学及其福佑的否定——他们自认是科学的典范。（奇怪的是，那些厉声否认精神病学主张，拒绝精神病患标签，自称精神病幸存者的人，恰恰出于这个原因而欣然接受了“疯癫”一词，以此作为一种反抗。）那么我对书名和术语的选择是否有违常理，或者是否表明我和许多重要作者——如已故的萨斯·托马斯（Thomas Szasz）[①] ——一样，认为精神疾病是一个迷思

① 一译“托马斯·沙茨”，本书按照处理匈牙利人名的习惯，改为先姓后名。文中脚注均为译者注。

（myth）呢？绝非如此。

疯癫是理性、思维和情感出现了严重而持续的混乱，在我看来，这是在任何已知社会都能看到的现象，它在实际和象征的层面，对社会结构以及稳定社会秩序的观念本身构成了严重威胁。把它完全看成一个社会建构或归类问题，在我看来只是浪漫的傻话，或者是毫无用处的套套逻辑（tautology）。有的人不管抑郁还是躁狂，总之是对情感失去了控制；有的人无法和多数人一样理解常理现实和我们所处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幻觉，或是宣称某些事物的存在，而被身边的人认定为患有妄想症；有的人在行为处事上与其所属文化的俗约和惯例有显著分歧，当身边的人或团体行动起来，试图用一般的矫正手段遏止他们时，他们视若无睹；有的出 12
现了极端夸张与无常的言行，或有着痴人般毫无遮拦的怪诞精神生活：在被我们视为无理性的人群中，这些人是核心，千百年来我们认为这些人“疯”了，或是用其他一些类似的字眼来指称他们。

为什么要写一部“疯癫”或“精神疾病”的历史？为什么不称之为精神病学史？对这类问题，我来做一个简单的回答。那样的“历史”根本就无法构成历史。我有意探讨两千多年来疯癫与文明的对峙。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像疯癫以及与之同源的失常（insanity）、错乱（lunacy）、狂乱（frenzy）、躁狂（mania）、忧郁（melancholia）、癔症（hysteria）等词，不但是大众甚至受教育阶层常用的，也是举世通行的。除了作为一种俗语来表达对非理性的共识，“疯癫”无疑还是一些医学人士乐于采纳的术语，这些人希望用自然主义的措辞来阐述疯癫的危害，有时候还要治疗这些与社会脱节的人。即使最早

的“疯大夫”（mad-doctor，他们当时就这样自称，其同时代的人也这么称呼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在整个十九世纪，这个词连同错乱和疯狂等词，一直在被堂而皇之地使用着，直到后来才渐渐变成语言禁忌。

而“精神病学”（psychiatry）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十九世纪的德国。法国和英语国家对这一叫法进行了强烈抵制。法国人喜欢用他们自己的 aliénisme（异化学）；而英语中一开始如前文所述，会称呼专事疯人管理的人为“疯大夫”，直到后来，这个称呼带有的歧义和隐含的轻蔑——词中包含着对医者的恶意中伤——似乎有些太过分了，早年的从业人士才转用一系列其他的称呼，如“收容所主管”（asylum superintendent）、“医疗心理学家”（medical psychologist），或（参考了法语的）“异化学家”（alienist），但没有哪个格外受欢迎。然而，唯一一个让操英语的精神疾病专家无法接受的标签就是“精神病学家”（psychiatrist），他们对这个词的抵制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直到那时它才成为首选的称呼）。

整体而言，一个有自我意识、有组织的专业人士群体基本上是从十九世纪开始出现的，这些人声称自己是精神疾患的权威，并本着这一主张去谋求社会授权。到了今天，人们在多数时候是透过医学视角来看待疯癫的，精神病学家所选用的语言成为一种受到正式认可的媒介，大多数（尽管并非所有）人会用这种语言来谈论相关的问题。然而这是历史沿革的结果，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是较晚近出现的变化。这样一种职业及其语言和他们选择的干预手段的确立，是我们需要讨论并试图理解的。然而它们不是——也不应该是——我们的出发点。